

叙事角度与中国古诗英译的文化意义亏损^{*}

——以许渊冲的英译《春江花月夜》为例

汪小英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长沙 410205)

提 要: 叙事角度是叙事学和小说文体学的重要课题,也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特别是中国古诗英译研究的新视角。基于不同语言及文化间的差异,本文肯定将叙事研究引入中国古诗英译研究的必要性,并以许渊冲英译《春江花月夜》为例,探讨叙事角度的确定在中国古诗英译中造成的主题、意境和审美等层面的文化意义亏损。

关键词: 人称视角;叙事角度;古诗英译;文化意义亏损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4-0128-4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the Loss of Cultural Meaning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 Illustrated by Xu Yuan-c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Moon over the River on a Spring Night*

Wang Xiao-ying

(Hun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study of both Narratology and Stylistics of ficti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has recently inspired a new angle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especially in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 view of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narrative study to the translation research. This article affirms this necessity, and taking Xu Yuan-ch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Moon over the River on a Spring Night* as an example, it makes efforts to discuss the loss of cultural meaning concerning theme, artistic mood a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caused by the definitive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personal point of view;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the loss of cultural meaning

近年来,在中国古诗英译的研究中出现一种新倾向:把“叙事学”研究(张鹤 2007: 136-138)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强调人称和人称视角在中国古诗英译中的重要性。王建平指出,“人称视角的选择与原诗意境的再现是密切相关的。翻译过程中,同一诗作完全可能因为译者选定的人称视角的不同而产生意境上的差异,并且可能因此而使读者获得不同的主观感受,产生不同的读者反应”(王建平 2002: 80);而且汉语的含蓄特征使汉诗英译中的人称确定与译者的诠释空间成为一个研究课题;而汉英诗歌人称代词的显隐模式及其美学比较也使研究者想到

“译者应根据原诗意境及人称的隐显模式来确定汉诗英译的适当人称”(聂韶峰 韩芳 2007: 106)。

以上相关研究确实很有新意,为中国古诗的英译研究开启了一个新角度,但是就这个问题的研究,虽然也有学者提到叙事视点(魏家海 2003: 63)和叙事视角(胡慧 2007: 108),但是目前学者们大多探讨的是中国古诗英译中人称代词的选择,他们所提到的人称和人称视角在概念上有点模糊。其实,视角不等于人称视角,人称视角也不仅仅关涉人称代词的选择和使用,叙事学视角问题要复杂得多,属于叙事角度的研究范围。本文旨在肯定将

^{*}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全球文化语境下汉英翻译的文化目的与文本策略研究”(0806054B)和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课题“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的人文精神传承研究”(08C010)的阶段性成果。

叙事研究引入中国古诗英译研究的必要性,指出人称视角不等同于叙事角度,然后以许渊冲英译《春江花月夜》为例,探讨叙事角度的确定在中国古诗英译中造成的主题、意境和审美等层面上的文化意义亏损。

1 叙事研究引入中国古诗英译研究的必要性

《毛诗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正是这一创作心态,使得中国古诗创作一直遵循“抒情言志”的传统,少叙事诗,多山水田园诗和抒情诗,轻外在世界的叙事,重在心灵的丰实和内心情绪情感的满足。

一般说来,抒情与叙事是相对的概念,因为前者注重主观世界和情感抒发,后者偏重客观世界和故事讲述。但是,事物很难截然分开,分类总是相对的。分类不过是为凸现某类事物的最显著特征,并不能概括全貌。如这里的抒情与叙事之分,抒情作品很可能有叙事因素,叙事作品也很有可能包含抒情成分。中国古诗,无论是山水田园诗还是抒情诗,无论诗句多么含蓄、简约,语义多么不确定,都应该存在一个隐含叙述者,只是我们多半把这个隐含叙述者看成诗人本人,不会仔细区分诗人与隐含叙述者的差异,更不会着意去强调叙述者的存在。

同时,中国古诗的语言特点淡化了诗歌的叙事因素。一方面,“中文是比较艺术的文字,往往说一是一,说东指西,比较模糊”(许渊冲 2003: 135);另一方面,中国古诗重意象,“一首诗从字面看是词语的联缀;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则是意象的组合。在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近体诗和词里,意象可以直接拼合,无需中间的媒介。起连接作用的虚词,如连词、介词可以省略,因而意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很确定”(袁行霈 2009: 57-58)。这种语义的模糊性和逻辑关系的不确定性在诗歌中形成很多空白,给读者和译者留下很大的阐释空间,而且常常可以把某种个人的情绪普及化,使得人、景、情融凝为一,生命和灵魂得以安顿,个性退出,而隐含在诗歌背后的叙述者就彻底被忽略。

英语诗歌则不同。英语与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其语言范畴和语言表达有着很大的差异。“汉语是以话题占优势的话题型语言(TR/TC),英语则是主谓型语言(SV)”(刘宓庆 1999: 86)。换言之,中国古诗重意合,重主题,多主语和逻辑关系的省略,隐含叙述者常常被忽略,叙事角度没有太大意义;英语则重形合,重逻辑,不但主语很少省略,还有一系列时态、人称和语态变化及对虚词的强调,因此以英语为诗歌语言必然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叙述者和叙事角度。

如果中国诗学传统决定中国古诗意境往往与作者人

格相对应,英语诗学传统下的诗人却往往将自我幻化成形形色色的人格面具,使得作品很难与作者发生直接对应关系,如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的叙述者常常是新英格兰农民。托·斯·艾略特更是实践“非个性化”诗学主张,提出“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托·斯·艾略特 1994: 11)。因而他的诗作中出现的叙述者往往形象各异,如《杰·阿尔弗里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叙述者是一位其貌不扬、敏感胆怯,渴望冒险却又犹豫不决、体乏心衰的中年人;《荒原》的叙述者和叙事角度则时常改变,即便是同一人称如“我”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所指的具体人物都不一样(蒋洪新 1998: 179)。托·斯·艾略特曾经指出,在诗歌中可能存在三个声音:第一个声音是诗人自言自语或者根本就没有听众;第二个声音是诗人面对或多或少的听众说话;第三个声音是诗人创造的戏剧性人物以诗歌语言形式说话,当他说话时,并不是诗人自己在说,而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虚构的听众在说话(Eliot 1975: 96)。显然,无论诗歌中出现哪一个声音,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清楚诗人的人格,而且诗人与诗作之间也没有同一性和从属性,但是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叙述者的存在和一个较为明显的叙事角度。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本质上就是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的语际转换”(郑丹 2007: 115)。大多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将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来承载。中国古诗英译,鉴于两种不同的诗学传统以及汉、英两种语言使用上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求译者考虑叙事角度的处理,因此把叙事学研究引入中国古诗英译研究非常必要。

2 人称/人称视角不等同于叙事角度

叙事角度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相重合的一个重要概念。简单说,叙事角度就是叙述者在叙述事件时所采取的视角、立场或者叙述者以什么口吻、从什么立足点叙述事件。语言是交流,其叙事性不容质疑。热耐特曾半开玩笑地说“当我打开一本书,无论是叙事作品与否,我就是让作者跟我说话。既然我不聋不哑,我有时甚至可以对他的话作出回应。”(Genette 1988: 101-102)而要叙事,必然有叙事角度,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个客观事实或现象从不同角度叙述就会产生不同甚至对立的叙事效果。

叙事角度与人称/人称视角有重合的地方,因为“视角也称为聚焦,即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的特征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童庆炳 1998: 316)。叙事角度可以分为第一人称叙事、第二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传统的叙事作品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

述、旁观者立场,稍晚近的叙事中第一人称叙述增多,第二人称比较少见。一般说来,不同人称代词可以反映不同叙事角度,但是叙事角度不仅仅是人称代词的选择,还有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问题(叙述声音指用什么口气或什么态度叙述,叙述眼光即通过什么人的眼光叙述)。就第三人称叙事而言,叙事学研究表明:在传统上的第三人称小说中(处于故事外的)叙述者通常用自己的眼光叙事,但 20 世纪以来的第三人称小说中的叙述者常常放弃自己的眼光而转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叙事。这样,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就不再统一于叙述者,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的叙述者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之中(申丹 1998: 186-187)。而且,看似简单的第一人称叙事原则也可分为第一人称参与者与第一人称目击者,视角上可能有经验视角与回顾性视角的区别和重合。申丹认为,“在第一人称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他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申丹 1998: 187)。

当然,这些都是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课题,多围绕小说叙事进行。叙事角度其实一直是叙事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叙事角度对叙事作品至关重要。“在叙事作品中视角的处理关涉作品语言的表达,情节的组织,意蕴的揭示及至整个作品的成败”(王先霈 1999: 164)。我们把叙事角度概念引入中国古诗英译研究,是因为在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出现由隐到显的叙事角度变化,而且这种叙事角度的差异不仅仅跟人称代词相关,还因为它把原诗中模糊、不确定的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确定下来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原诗主题、意境和审美等层面的文化意义亏损。

3 实证考察

下面,以许渊冲的英译《春江花月夜》为例探讨叙事角度的确定与中国古诗英译的效果。

原诗一开始就犹如一幅由一个个形象鲜明的意象拼接而成的美丽图画“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许渊冲译文: In spring the river rises as high as the sea, / And with the river's tide uprises the moon bright. / She follows the rolling waves for ten thousand li; / Where'er the river flows, there overflows her light. / The river winds around the fragrant islet where / The blooming flowers in her light all look like snow. (许渊冲 2006: 3-5)

译文以 river, the moon, she (文中指月光) 和 the

blooming flowers 为主语,就语言叙事角度来看,这里采用一种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叙述场景可以是故事背景,甚至可能场景本身就是故事中的“人物”,取决于后文的发展情况。译文与原诗在人称视角上应该一致,都是以自然界中江水、月亮、月光和春花为主语,是自然风光的描述,而且不管是在原诗还是译文中,我们都不确定这美丽图景为谁所见,可能是作为隐含叙述者的诗人,可能是诗中后文提到的闺中少妇,也可能是远行在外的游子,所以我们无法判定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然而,从中国古诗诗学传统考察,译文仍然出现意境层面上的文化意义亏损。原诗的“景”——春江潮水、海上明月、月华逐波和月照花林,如果追溯到中国诗歌最早的“比兴”用法,就很可能并不是某个特定的春江花月之夜,而是一种情景的泛化,它普遍存在并被人们普遍感知,在诗中就像一个引子,是为了引发后文的情,从而由此及彼,心物共感,情景相关,情景相生,产生情景交融的意境;而译文属英语句法表达习惯,这一英语表达呈现的景物大多侧重客观理性的描绘,这种客观描写更像是某一特定的、真实场景的描述,读者也就期待后文在这特定场景中展开的故事。于是,中国古诗“抒情言志”的文化传统淡化,意境模糊,而英语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性增强。

接下来,许渊冲对原诗“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译文如下: You cannot tell her beams from hoar frost in the air, / Nor from white sand upon the Farewell Beach below. / No dust has stained the water blending with the skies; / A lonely wheel-like moon shines brilliant far and wide. / Who by the riverside did first see the moon rise? / When did the moon first see a man by riverside? / Many generations have come and passed away; / From year to year the moons look alike, old and new. / We do not know tonight for whom she sheds her ray, / But hear the river say to its water adieu.

译文以 You 和 We 为主语,隐隐约约透出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意图,但 You 这个第二人称很显然是第三人称的变体,显示的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叙述立场,而且这个叙述声音不容置疑,没有给读者留下思考和商量的余地。其后,We 转向第一人称,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但同时 We 是个概念相对泛化的主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个体主观性的弱化。原诗的叙事角度并不明显,存在不同阐释,可以是诗人追问,可以是闺中少妇见景生情,也可以是孤身在外的游子抒发思乡愁绪。总之,同前文一样,这里的隐含叙述者不确定。所以,比较起来,原诗句与译文的叙事角度因叙述声音的确定而发生微妙变化,译文实际上通过主语 You 和 We 把原诗的不确定叙事角度确定为全知

叙事,这一叙述声音不但使中国古诗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含蓄、简约散失了,而且因为这一叙述声音的确定,诗歌的主题意义就定格在诗人对天地宇宙的追问上,“理性”思考增加,“情感”抒发削弱甚至可能丢失。

紧接下来的“白云一片空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可谓是对诗歌开头几句语义上的照应。其一,原诗自始就是情景的泛化,并不是特定的某一春晚,“景”为引子,“悠悠”白云不过是为了引出后文的“悠悠”情思。其二,“青枫”暗用《楚辞·招魂》中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喻春之将逝,满腔愁绪。“浦”则为江边分别之地,念及此地自然更添伤怀。这两句看似客观的景物描述,实是由景转情的过渡。

再看许译: Away, away is sailing a single cloud white; / On Farewell Beach are pining away maples green.

译文保持原诗客观的叙事角度,甚至在字词语义上都几乎达到对等。但是,结合前面的译文,这里却显出几分别扭。因为如果汉语中无逻辑关系的交代,仅以情驭景,情思相接,反有一种自由灵动之趣,那么在译文中,上下文缺乏必要的逻辑交代,突然由春夜转向此刻的白云,则显得突兀,不符合英文求真、求准的表达习惯。可见,即便是完全保留原诗的叙事角度,译文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中国古诗情景相融的契机和审美韵味在译文中缺失了。

汉英诗两相比较,译文叙事角度明显,人称代词的固定使原诗主语化隐为显,同时译文明确的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把原诗中空白的、不确定的因素明确下来。这样,明是明了,却淡化了中国古诗抒情写意的文化传统,少了中国古诗传统意义上的含蓄韵味及丰富的审美意义。这恐怕也是追求准确的英文表达面临的无可奈何之事。语言似乎存在一种悖论,语词意义越是晓畅明白,情感上可回味的就越少;反之,语词意义越模糊,情感上的寄托就越丰富,因为模糊意念在回味中既可以是个人的主观经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普遍心态。

4 结束语

中国古诗英译的成功与否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古诗的韵律体现、意象再现、意境重现与文化意义的保留等都是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许渊冲的译文相当成功,只是有些东西,用母语表达尚且有“言不尽意”、“言犹未尽”的时候,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在语义表达上的局限一

定会更多,因而也难免语义表达存在出入。本文仅以叙事角度为参照,指出因为诗学传统及语言特点的差异,译文叙事角度的确定造成原诗主题、意境和审美等文化意义亏损。中国古诗英译叙事角度的处理有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只有尽可能找到合适的叙事角度,原诗的主题、意境和审美等文化意义才会尽可能得以保留和张扬。

参考文献

- 胡慧. 汉诗英译中的格式塔叙事视角选取[J]. 外语学刊, 2007(4).
- 蒋洪新. 走向《四个四重奏》——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聂韶峰 韩芳. 汉诗英译中的人称确定与意境再现[J]. 长沙大学学报, 2007(1).
-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托·斯·艾略特.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C].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4.
- 王建平. 汉诗英译中不同人称视角对意境的作用[J]. 社科纵横, 2002(1).
- 王先霈. 文学批评原理[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魏家海. 古诗英译中的叙事视点[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4).
- 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许渊冲. 唐诗三百首(汉英对照)[Z].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 袁行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三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张鹤. 故事外叙事≠在故事之外叙述——关于叙事学两个概念误译问题之辨析[J]. 外语学刊, 2007(2).
- 郑丹. “翻译研究”编者按[J]. 外语学刊, 2007(6).
- Eliot, T. S. 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 [A]. *On Poetry and Poets* [C].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5.
- Genette, G. *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 [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